

宗座代表剛總主教對於中華學生之演講

宗座代表剛總主教對於中華學生之演講

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印

天主降生一千九百二十五年

宗座代表剛總主教對於中華學生之演講

中國之新生命

余在歐西時久耳貴國名貴國爲亞東文明大國，有榮耀之歷史。去年余來中國得親踐貴國土地，而與貴國諸人士相會聚，此實余之至樂。今日不期在此與諸生聚談。諸生爲智識階級上人物，將來爲貴國有極大之希望，蓋貴國文化的新生命，諸生將爲其種子。余所說之新生命，是精神的生命，不是物質的生命。諸生既爲中國將來新生命之種子，故吾與諸生先講生命問題。生命問題，是一個大問題，不特是關係個人，實在是與社會問題相連貫，生命究係何物，此又不可不知也。生命問題，唯物論家解釋生命由來，謂世界上之事物，皆由物質組織而成，生命是一種物質的機械力。唐代克 Le Dantec 謂生命乃化學所演出之一種現象。筭納 Taine 謂生命乃化學最精細之動作。爾勃 Leeb 謂生命乃化學之機械力而已。達爾文爲進化學家，創言世上之

物，完全由元質進化，遞嬗而成。此等學說，達爾文創之於前，斯賓塞爾（Spencer）推廣之於後，甚至有謂人亦是從動物蟬脫而來，創人猿同祖之說，誓言謬論，真令人噴飯。此等學說，在歐洲前世紀，亦極盛行，群以「科學爲萬能」，「宗教爲過去污物」，一時科學家如狂如醉。然今日科學日有進步，人洞明此種學說，不是正確的，所以現在歐美真正科學家，久已弁棄之矣。即斯賓塞爾進化家，在其最後出版之書上，名 *Faits et Commentaires* 者，彼說世界上有一大謎，不爲吾人所注意者，近數年來余極惶恐，此謎非是一種具體的物質事物，大者如太陽系，小者如一般微生物，然實是一太空，在此太空中，諸般物質現象，繼續不絕，此空間之觀念，實在能驚倒人，吾年彌增，然見事物不能無原始，不能無原因，無垠無界之空間觀念，實使吾驚惕不已。

以上數語，發顯斯氏心境，不平安之真態，彼所抱「科學萬能」之傲氣，見此無限太空之實境，貼然屈服。彼既無能力出此暗謎，入於光明。

之信光，所以彼終乃曰：「不可思議。」 *Inconnaissable* 然「不可思議」一言，仍不能解說生命之由來，而作証科學之無萬能，則確是有餘。諸生等，爲酷愛研究學問之青年，大凡歐美新穎之學說，爾等無不專心研究；然而歐美唯物家之陳言腐說，請諸生幸勿妄從。諸生當知性命之價值，諸生研究科學，當有日新又新之精神，即謂歐美一世紀前之唯物謬說，不當降心相從，即謂研究科學，不宜有自尊自傲之氣概，妄信科學爲萬能，而蔑視宗教之光明，即謂研究科學，常當服從良善良知之指示，研究科學，而不爲科學所左右，講求科學，而不忽科學最終之原因。如是諸生能得真正學問，光揚貴國，與貴國以真文化之新生命。然而諸生要與貴國真文化之新生命，不能脫離宗教。宗教是科學之指南針，宗教與科學，是並行不悖的，故現在吾欲與諸生進而講宗教。

真宗教獨一無二 世間宗教，不能有多數，一宗教爲華人，一宗教爲

歐人；真宗教獨一的，不能有二；獨一無二之真宗教，爲全球人類共當遵從之教。若宗教不獨一無二，則此宗教已非真宗教，不過爲國家主義等之變相，蒙宗教之名，而實非真宗教也。

宗教乃人類與造物主，在倫理上之關係。因此關係，造物主爲吾人而生造世界，救贖人類，享壽萬有。吾人對於造物主，亦因而當有尊敬之性情，知恩之義務，祈求之需要；一言以蔽之，在外則有尊敬造物主之敬禮，在內則具愛戴之性情，此即所謂宗教也。

造物主惟一，猶天無二日，民無二君。多神信仰，近人已卑棄之矣。天下人類惟一，惟一之人類，亦祇有惟一之宗教。

造物主爲真實，真實即其體要。造物主爲第一原則；由此原則，而萬有化成真實，同時不能有二；如有則必一真一僞。猶同是一物，不能同時爲白爲黑，同是一算學之原理，如二加二爲四，不能爲甲而四，爲乙而三。造物主既爲真實之真實，故此真實不能有二；一真實，一造物主而

已。

諸君研究科學，知科學有普遍之原理，以綱繫之。而不知此燦爛之世界，亦有普遍之原理，以維繫之。古人所謂之「天秩」、「天典」、「天則」是也。

昔有人問一希臘哲士，造物主做甚麼事。哲士答以作幾何學，即謂造物主觀察此光怪陸離之世界，至不齊之萬有，以惟一之性律和諧之，貫繫之也。

此說雖近戲謔，然至理存乎其中。蓋上自太陽系，以及行星之運行，下至極微動物心血之運動，莫不有此和諧之律，以貫繫之。若世界出此和諧律之軌道，而自由運行，則世界頓將傾覆，一如心血之運動，失其常道，則死隨之矣。推而至於聲光寒暑之爲物，亦莫不如此。要之世界上萬有之一切運行，溯而上之，必至一不被動之原動力，而爲萬有運行之原動力，此即所謂造物主也。

萬有惟一之普徧律，既言其梗概，而萬事當有惟一之普徧性，徵之超然界之事實，而更形顯豁。獨一普徧之宗教，即其例也。羅瑪公教，即華人所稱之天主教，即天下獨一無二之宗教。此公教不能獨歸某國某姓，蓋天主教，天下公共之教也。人類共當遵之教也。故以天主教爲外來之教，此實不通之論。天主教常然一致的教，在美州然，歐洲然，亞洲亦何不然？其原始時如此，興盛時如此，無更無變者也。

聖教起初時，宗徒狃習於如德亞之古教，其教祇範圍於義撒厄爾民族。是以宗徒等見耶穌所創立之新教，無民族之區別，無疆界之殊異，爲普世人類之公教，恐惶不安，而不知所之。迨受聖神之光照，而狐疑盡釋，傳播聖教，足跡徧天下，欲盡普世人民，入於耶穌之羊棧而後快。繼續宗徒等傳教之士，亦洞明天主教公普之性質。雖歷代有異教人攻斥聖教，有國家主義之鼓吹，而歷代教皇對於天主教之信道，未嘗或改，甚至有保護從宗徒傳下的羅瑪聖而公會，雖致流血捨生，亦不

顧息；此豈不足以証聖教之普且公哉？

起初到貴國之傳教士，莫不由羅瑪宗座遣派；今吾之在貴國，亦未嘗不是從羅瑪宗座之命而來。自聖教初入中國至今，滄海桑田，朝代更易，事實之變遷已多多矣。然羅瑪宗座常變不渝，聖教常宣傳同樣之文明，同樣之信道，千古無更無變之福音。

昔有人以天主教爲外國教，故驅之逐之，必欲排斥之爲快。傳教士爲外國宣傳帝國主義之先導，此等論調，誠爲無稽之談。明識之士，惟付之一笑。諸生爲中國智識階級之中堅，必不爲此等謬言所左右，余敢斷言也。

各國傳教士之來中國，非爲本國開疆拓土，彼等離家背鄉，梯山航海，遠來中國，非有別種作用，惟傳揚耶穌救世主而已。

顧傳教士何以來中國，此恐諸君欲詢之問題乎？今試爲諸君言之。諸君曾至羅瑪參觀天主教起初時之聖堂乎？聖教起初時，往往喜繪耶

耶穌善牧像：耶穌自爲牧童，牧守羣羊。此像之意義，即耶穌自比爲人類之善牧，人類爲彼之羔羊，而耶穌所立之教，爲彼之羊棧。然曠觀世界人之未入其羊棧者，尙舉目皆是。耶穌所以欲設法引此無牧之羊，歸入聖教羊棧，天主教傳教士之遠道東來，即是此意。耶穌復活後，曾向宗徒曰：「天上地下全權已與我，汝往訓萬民，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洗彼。」凡我諭爾者，教其遵守，我日日偕汝，迄於世末。

瑪竇第二十章第十八節至二十節

此

耶穌遣發宗徒傳教之事實也。羅瑪教宗承接耶穌之位，將耶穌之明訓，遵行勿失，世代相承，遣派教士到普世傳教。蓋欲將未歸羊棧之人類，遵引至聖教，使得以享受羊棧中所有之福樂。是以世界一日有未歸之羊，一日有傳教士傳播福音。蓋善與人同，耶穌之聖訓照著，即孔子所謂立己立人，達己達人之義也。至論傳教士，俾能善盡傳教之義務，豈無犧牲之處乎？苦身克己，精修十數年，一旦晉陞鐸品，離鄉背井，遠適異國，甚至有傳播福音，被

人窘難，爲義捨身者。請問彼等之所爲，抑爲擴拓一己之權利，尋求一己之富貴乎？吾有以知其非也。蓋彼等見普世之人，未入於聖教之大家庭者尚多，故欲援救之，引歸至聖教之家庭中也。

由此觀之，傳教士非傳揚國家主義之先鋒隊，乃耶穌之勇兵而已，傳播耶穌福音之宗徒而已。傳教士之首領，非一外國的王，乃耶穌在世之代表也。羅馬教宗與傳教士所求者，惟人靈而已。

聖教起初時代，宗徒分行天下，傳揚聖教，及如德亞國各地，福音已經傳到，宗徒及接續宗徒之傳教士，乃遠出播教於普世。今傳教士之到中國，亦是此意。今日之中國，一旦盡入聖教，中國人士，將到聖教未至之處，宣佈聖教，此豈不能見之事乎？

要而論之，眞宗教惟一，猶耶穌之羊棧惟一。天主教無人種國界之區別，普世人類，當共遵之，公教而已。傳播天主教之傳教士，傳佈福音之宗徒而已。

羅馬教皇 諸君屢聞余論及羅馬教宗，今爲諸君畧述教宗所居之地位及其人物。夫耶穌基利斯督所立之教，乃一教會，此教會由耶穌所救贖之人靈組織而成，在斯世則有愛德之鍊，與天主之聖寵，鎔鑄而締結之，將來在天則永生永王，共享真福。

耶穌基利斯督爲創立聖教會之祖。耶穌升天前，曾將管治教會之權，付與聖伯多祿宗徒，立之爲聖教會之元首。語之曰：「爾爲磐石，斯石上，余將建我教會，冥府之門，不能勝之。余將與爾天國鑰，凡爾繫於地，在天亦繫，凡爾釋於地，在天亦釋。」瑪竇經第十六章第十八十九節職是而論，耶穌曾立定

聖伯多祿爲聖教會之元首。聖伯多祿相傳至今，綿續不絕。今教宗庇護第十一，即繼續聖伯多祿管治聖教會之元首。耶穌在世之代表也。教宗地位之高尙，於此可見一斑。自聖教創立至今，遍觀歷史，自來各大強國稱雄一世，握有天下權，然時移勢遷，一一繼續云亡。而聖教會常卓然峙立，歷千古而不變。雖有風波驚擾，然艱難危急之際，聖教會

愈形堅持，非特不能損其毫末，且更有以鞏固其根基焉。近來歐戰，歐洲各國均受戰禍。攻擊聖教會者，乘此時機，詆毀不已。殊不知歐戰後，羅馬教宗在倫理界上所演之影響，非人所能料及。昔日仇教之邦，今日紛紛遣派公使駐羅馬，與教廷交接，豈非教宗之德化有致之哉？羅馬教宗無兵無力，當此歐戰時，無國不受其惠，無人不沾其恩。彼爲公義之父，見強權之專橫，彼以和語折之；見戰俘之苦境，彼設法調停之；使各戰國互相交換，俄國饑荒，教宗則設法賑濟之。教宗誠爲人民之公父哉？

去年余來中國，承各界之歡迎，余見當時在一廳中，五色旗邊，滿懸各國旗章，中有羅馬教皇旗，居於各大國之中央。此實表明聖教無遠勿屆，無地勿至。凡日月之所照，舟車之所至，莫不有聖教之踪跡。余離歐時，教宗比護第十一語，余曰：「往哉！代余祝福中國人民。」余不欲佔據中國尺寸土地，惟願中國人民認識真主，得沾耶穌救贖之功，而救己。

靈魂耳；

諸君既知教皇所處之地位，所有之任務，理當入其所統治之天主教矣；天主教非如他種宗教，可以任人選擇，如買物者入一商店，自由選擇貨物。天主教爲獨一之真宗教，人當奉之信之。雖信奉與否，人有自主之權，不能加以強迫；然普世人類，皆當入此天主教，否則不能救己靈魂。何以言之？耶穌降生來世，死於十字架上，獻全燔之祭，將以救贖普世人類也。耶穌欲救贖眾人，未嘗棄絕一人，人對於耶穌所立之宗教，亦不能自由，或信或不信。耶穌自謂爲道路，爲真實，爲生命，不由其道，不能至天國，不信其真實，不能得真光，不生其生命，不能享永福。且人皆有求享真福之心，有本性信仰造物主。昔聖保祿宗徒至希臘，傳播福音，亞典人築有祭壇，爲祭未認識的神，聖保祿謂彼等曰：「此未被認識的神，即彼等心中所有恭敬造物主心理之表顯。」又余至北京，見有天壇，爲中國歷代爲祭天之用，中國古代所敬之天，非蒼蒼

者之青天，實天之主宰，中國人未嘗不信有造物主。今爲諸君計，惟要以本性之信仰，藉超性之寵光，求入耶穌自己親立之天主教，以得常生之生命耳。

耶穌來世所立之宗教，欲人人進入此教，而得沾其救贖之功，以救己靈。故天主教傳教士所傳播之宗教，人當信之從之。信從天主教，亦不當祇有一種浮膚之信仰，近今所謂之一種宗教性情，然當真心真意，皈依之也。亦不當用一種折衷派的學說，觀察宗教，即選擇各宗教之優點，混和而自爲一宗教，如近今有將以釋道基督等教之各信仰，鑄爲一爐，此等之作爲，違背正道者也。

諸君生於斯世，有一至大之義務當盡。諸君在世，非祇爲享現在之幸福，然有一大宗向當趨赴之者。昔聖方濟各在法京求學，抱有絕大之奢望，將欲成爲世界之有名人物，聖依納爵謂之曰：「雖得普世而失己靈，何益之有？」聖方濟各再三思維，卒得感悟，棄俗精修，成爲東洋

傳教之大宗徒，留名後世，至今人稱頌不已。諸君亦爲青年中之中堅，對於救靈之大事，亦當慎爲研究。然諸君學識優長，對此宗教問題，必不置諸度外。諸君中恐將出多數聖方濟各其人者，光榮吾聖教，此則亦未可知。余之馨香祝禱亦在此也。

余亦知諸君中有深明天主教之道理，有願皈依之者，然不無障礙，故遲遲未踐志願。此障碍物，即爲數世紀相傳下之習俗。故一旦毅然改入天主教，諸君恐有人諮議於後。殊不知此等習俗之障礙，不得爲諸君害。諸君豈未憶及十九世紀末葉，中國始築鐵路，當是時一般少見多怪之人，豈不蜂起反對，物議沸騰，以爲此滅亡中國之先聲？厥後見鐵路之利用，不特不阻止，且國中竭力提倡，而今日中國各大通商埠，頭及城鎮，無不有鐵路以利交通。諸君之對於宗教，亦未始不如是焉。爲諸君皈依聖教之障礙最大者，爲祭祖之事，以爲一入天主教，則祖先無祭祀，不孝孰甚焉。誰不知非也。蓋吾聖教未嘗不有追遠之敬禮，

惟吾聖教所行之禮，特注重神靈一方面，而不爲一種迷信無意的行爲，如燒紙焚香，設神位，置酒食等等。吾教所行追遠之禮，用祈禱與彌撒，爲亡者之靈魂補償前愆，俾得早出煉獄，升天享福。故中國古有之習俗，聖教未嘗剷除之，然實完美之也。

天主教爲社會人民之生源。今吾猶有一言欲爲諸君言者，即愛慕國家是也。吾人皆當酷愛自己的國家，愛國之真據，是要國家富強。今中國值此過渡時代，萬事皆當革新，而所以致此者，要賴基利斯督之教。諸君豈不見古代之羅瑪大帝國乎？當其興盛之時，固未嘗不聲威遠佈，及至季世，委靡不振，積弊叢生，幾有不可終日之勢。天主教以其倫理之勢力，在此羅瑪帝國淪亡之中，將新造之邦，提携扶持，移其風易其俗，轉變其人心，又本其仁愛之德，物我同胞之心，興起一種慈善事業，以裨益社會。至今歐洲各國，所保存之真正文明，莫不爲基利斯督教之恩賜也。中國爲天下之大國，保有其古代之文明，惟今與歐美

新文化接觸，不能不受其影響。中國人民又知禮讓。中國前程誠有無窮之企望，惟所缺者宗教的精神耳。中國固有釋道回儒的信仰，今已不能範圍智識階級之人心。然苟祇襲取歐美惟理派之謬說，而不有真宗教的信仰，以納人心於軌物，則其新文化，缺其基礎，自無存立之可能性。夫個人之生活，則藉其生活之原則；社會之生活，則亦有其生活之原則。一良善之社會，當有其良善之人民，以組織之。而所以使有良善之百姓，一國之中，當有一致之精神，完美之法律，使人遵守。而所以致此者，當恃基利斯督教之真精神。蓋基利斯督教示人國家長上所秉之權，乃賦自大造，當服從勿違，作善有永報，作惡有永禍，以良知良善之心，範圍人心，以補國家法律之所不足。此爲國家之生源，吾謂宗教爲改良社會之良劑者，此也。

職是言之，諸君不欲愛國，則已。苟欲愛國，當用真精神去愛國，即先以天主教在倫理界上所演之改良社會勢力，灌輸在社會上，使之潛移。

默化。耶穌來世，本以愛德之主義，維繫人類。有愛德，則管治與被治之人，無強權之出現矣。有愛德，則資本家與工人，無不法之舉動矣。有愛德，則主人與傭僕，亦安平共處矣。總之有愛德，則近今所倡之一種新主義，曰自由平等，曰婦女解放，曰財富公共，一切關於社會之問題，無不可以迎刃而解。此真愛國之人，所以爲真正熱心之教友也。

余憶在第十四世紀時，有二意人來中國，即商人馬可孛羅 Marco Polo 及奧道利克 Otorico de Pordenone。彼二人皆與余同國。彼等盛稱中國之富庶，華人之禮讓。今余銜教宗命來中國，得與諸君周旋進接，親嘗華人之盛情雅意，而知諸君等今日所表顯之禮讓，遠勝於馬奧二人之所記。蓋諸君今日有耶穌之愛爲之基礎，完美此外面之禮貌也。諸君當年富力強之際，將來爲中國大有所作爲，實爲中國新生命之種子。中國將來之新文化，新生命，惟賴諸君播種之，灌溉之。諸君將來之任務大，所以諸君現在當善用求學之時代，而所學又當正確，勿爲異說。

滋惑；此則爲余對諸君之希望也。

24.

722090

24

722090

17/1 恒發
